



〔美〕哈伯特·勃宁 著
傅子玖 萧碧月 译

谋杀前后

中国工程出版社



THE ASSASSINATION OF
JESSE JAMES BY THE
COWARD ROBERT FORD

THE ASSASSINATION OF JESSE JAMES
BY THE COWARD ROBERT FORD

谍杀前后

THE ASSASSINATION OF JESSE JAMES
BY THE COWARD ROBERT FORD

谋杀前后

[美] 哈伯特·勃宁 原著
傅子玖 萧碧月 编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7·北京

插 画 吴汉东

MURDER NOW AND THEN
BY HERBERT BRCAN

本书根据美国MACMILLAN PUBL SHNG CO, INC 1979年第六版译出

谋 杀 前 后

〔美〕哈伯特·勃宁 著

傅子玖 萧碧月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230千字

1987年10第1版 1987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7—5059—0132—X/I·92

统一书号: 10355·1132 定价: 1.40元

朔风凛冽，雪雾飞卷……

马萨塞斯州，康科德镇——这个美国解放战争的圣地，革命的摇篮；现在沉浸在风雪弥漫之中。

前往小镇举行婚礼的新娘和新郎，踏上危险莫测的行程……

疯狂的绿色小车。神秘而古怪的女人……

银灰色的郊野。夜，一座古老的楼屋，仿佛在风雪迷茫中晃荡。

铃声骤响。一个青年旅游者从漆黑的房中惊醒。

书桌下，一盏油灯幽幽放射蓝光，飘拂着鱼腥味。……啊，传说中的鬼魂——不列颠殖民军的战死者，不愿溃退！

军鼓，笛声，哨音，队伍的行进步伐，嘹，嘹，嘹，……

就在这个房间，一个英国伤兵死去！他带走照

明的油灯么？他死后，灯随之失踪。近二百年过去了，油灯卓然出现！在这深宵，它摇曳着蓝光……
旅逆者跃起，扑过去！……

变形的老人的脸，圆睁怪眼。

一支大手，铁壶高举过头。“嘎”！猛击在前面一个青年的后脑！“砰”！一条黑影倒地……

雪月交映，荒郊迷茫，寒气森人。

二楼一个窗户开了。

绳索缚着一具尸体，晃荡坠落……

古井浮尸。

旧战场风雪咆哮着，博士失踪了。

两位世界巨匠——埃默逊和索罗，他们合著的一部手稿，这部未曾发表的革命战争长篇小说，谁保存着？藏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扑朔迷离。珍贵的遗著在哪里？

鬼魂在哪里？盗贼在哪里？凶手在哪里？……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美国推理小说。

小说以美国解放战争圣地马萨塞斯州的一个小镇为背景，围绕两位文学巨匠当年在此合著的一部长篇小说手稿的遗落与追寻，引出了一桩奇特的谋杀案件。在这个扑朔迷离的“鬼魂复出、古井浮尸、女巫招魂、学者遁迹”的离奇故事中，小说让读者感受二百年前的战争情景与圣地小镇的神秘氛围。但这部推理小说的侦破英雄，不是超人般的警长与侦探，而是一位携带着新娘去度蜜月的新闻记者。

小说情节跌宕，悬念丛生，在环境与氛围的渲染中，刻划出鲜明的人物形象。

目 录

一、疯狂的绿色小车	(1)
二、晚餐	(10)
三、那座白色的古老大楼房	(16)
四、曼因教授	(29)
五、“贝蒂”灯	(37)
六、古井	(54)
七、问题和答案	(76)
八、康科德战役	(86)
九、一个不安的夜晚	(100)
十、一个神秘的家伙	(111)
十一、愤怒的丹尼尔	(121)
十二、在博物馆里	(128)
十三、博士失踪了	(137)
十四、笛音和鼓声	(148)
十五、击败它！	(157)
十六、搜索	(164)
十七、埃默逊的遗嘱	(173)
十八、降神会	(180)
十九、柏西·南丁格尔的秘密	(187)
二十、钟楼深宵	(196)
廿一、谁在那里？	(206)

廿二、探宝.....	(212)
廿三、在警察局里.....	(221)
廿四、教堂内外.....	(231)

一、疯狂的绿色小车

暖和的十二月，明媚的阳光照耀着。

摄影记者菲姆驾小车驶出华夏如林的纽约。

“红罗蓝啊，紫罗蓝……”他满脸春风，口哨吹得轻盈委婉。

浓妆艳抹的康尼，恬静地坐在他身旁，未婚夫的口哨吹得她心花怒放。

真是个好辰美景。这对情侣今天要到康科德，请康尼的叔叔和婶婶主持婚礼，两人的心情，就象这天气。

小车朝北，向着马萨诸塞州飞驰……

田野，森林，谷峪，山峦掠眼而过。

北方的冷空气一股股袭来，气温越来越低。起雾了，晌午时分，雾越积越厚，先是水汽蒸腾，烟霭缭绕，随后变成一幔仿如固状的白色绒毯，阻碍了飞机起飞，运输车都在快速公路上慢慢爬行。雾影响了车速，似乎在催促人们及早回家，但又欲归不得。

菲姆的忠实伙伴——那辆老汽车，跟在一行各式各样的

汽车后缓慢爬行，风屏板上的毛刷往复擦拭，从白濛濛的水汽中扫开小小的透明圈，小心翼翼地驾车，穿过云嶂，越过雾帘，行进在这雾珠露水的世界。两人坐在温暖汽车里感到很舒服，虽然坏天气耽搁了他们的行程。

菲姆的口哨声若断若续，周围响起高高低低的喇叭声。

“如果没有这雾缠住我们，康尼，我们就不至于拖延到达康科德的时间，影响我们举行婚礼。”菲姆有点懊恼地说，

“也许，我们要很迟才能到达。”

康尼正要回话，蓦地，她的平静的心境被一种强烈的音响所骚扰，从左边——与他们行车道成垂直线的公路，传来一长串刺激神经的急促喇叭声。一辆绿色小车，颠颠簸簸疯狂地往菲姆的车腹冲刺而来。

嘎的一尖声，口哨顿时消失，代之以猛踩制动机的轰响，菲姆旋风似地把车转向公路右旁，神速煞车。他咬牙切齿道：“蠢货，这家伙不要命了！”

“可怕！”康尼吓出一身汗，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小车绝尘而去，象一股绿色的闪电劈进右边的浓雾中。她双手交叉紧捂住胸口，苍白的脸许久才喘过一息，喃喃道：“多谢上帝排除了一场可悲的车祸。”

菲姆重新发动引擎，怒气冲冲地说：“我看见那是马里蓝的车牌。按常规，在能见度极差的坏天气行车，时速不能超过五公里，可他却象魔鬼！”说着，掉转过车头，以更慢的速度行驶。

“也许，他自己也惊吓一跳。”康尼焦躁地看一下手表，“菲姆，我们跟波拉叔叔、卡蒂婶婶约定13时到达的，可现在已经14时30分了。他们会为我们的安全担忧的。我说

菲姆，下一站我们停下来喝点咖啡，顺便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没什么，只是遇上了倒霉的雾。菲姆，你看……啊，快，快煞车！快！”康尼变调地惊呼，仿佛此时就要晕厥。

沉着稳重的菲姆，从模糊的反射镜里看到，背后又旋起那股绿色闪电。他当机立断，迅猛地操纵转盘，使小车向右急转，绕了个小圆圈；那辆绿色小车，醉汉似地哼了一声，没命地往前冲去了。

“看来是个酒鬼！理当狠狠训他一顿！”菲姆心里明白，这家伙分明是走错了路再转回头来的，“这次比刚才更危险！”菲姆余怒未息。

“感谢上帝！”康尼心有余悸地说，“多亏你好技术，不过，菲姆，你可别再粗暴对待人了，你训他，还担心不吵起来？好险，啊，我的上帝！”他们看见那绿色小车怒吼着直冲。

“下一次我们再见他，他不躺在医院里，一定倒在水沟中了。”菲姆乖戾地喃喃道。

“别再埋怨他，菲姆，他没有能耐超越过前面的车的。”康尼平静下来，闭着眼睛养神，“别使自己不愉快，菲姆，你要舒心畅意地准备结婚，不要象往常那样粗暴地对待某些人和事。”

“我？”菲姆激愤地说，“在这世界上我要算最最温柔的人了。我热爱每个人，甚至在我的婚礼旅行中，杂志社要我拍摄一组照片介绍康科德我也乐于承担。我只希望刚才那个使我不愉快的蠢货翻车死亡，而不该让他继续威胁众多行车旅客的安全，反正车里只他一人。”

午后十五点，菲姆声称他需要喝杯咖啡。他在路旁一家餐馆前停车。走出车子，他看见那辆从马里蓝来的破旧的绿色小车停在近旁。

“瞧，谁停在这里！”菲姆说，“我正想拿件东西给他。”说着，他从自己车里取出一本《安全行车指南》的小册子，翻开书本，寻到《坏天气行车规则》那一页，把它折牢，然后塞进绿色小车风屏刷的玻璃下，书搁在那里，车主很快就会看到。

“今天我做了件好事，这可能有助于拯救其他许多人的生命。”他说，“现在，我们喝咖啡去吧。”

这餐馆小小的，它周围竖着木栅子。一群年轻的高中生，坐在里面，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听收音机；在另一旁，有些工人在进餐。这些工人面目都很和善，但吵杂之声是免不了的。菲姆满口赞许这些高中生能够适应环境进行学习，喧嚣的年代锻炼了他们坚韧的耐性和敏锐的感受力。

菲姆要了两份三明治和咖啡，两人欢快地边吃边谈论康科德。

康尼和菲姆都在纽约工作，但她是马萨诸塞的女孩子。她的叔叔波拉、婶婶卡蒂都还住康科德，他们是她现存唯一的亲属，所以她必得回康科德，请他们主持婚礼。

菲姆是从中西部来的，关于康科德，他仅仅从历史书本知道些皮毛，直到杂志社要他拍摄纪念性的像片，他才从遥远的学生年代唤起记忆，并且找来有关书籍稍为研究。他和康尼提前两、三天动身往康科德，就是为了在婚礼前能完成摄影任务。

“康科德，”菲姆细心咀嚼着三明治，神往地追忆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那里有个历史协会的博物馆。”

“不错。第一次反对不列颠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是发生在康科德。那博物馆会证实康科德值得骄傲的光荣历史；当然，至今住在列克星敦的人们，还会讲述许多当年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康科德桥。康尼，那座水涨到桥墩拱廊的原始桥，我想，它应该还在那里吧，杂志社特别交代我要把它拍摄下来呢。”

“那座木头桥早已被水冲走了，现在重建的，是座钢筋混凝土桥。当然，这里是发生蒙纽门特战役的地方，丹尼尔·查士德·弗仑奇塑造的美国独立战争的民兵塑像，依然屹立在那儿。菲姆，我想你应该去听听安那戴尔博士讲述这激烈的战役故事。事实上，他相当于战争的目击者，一位可尊敬的历史见证人。你明白吗？”

“怎么回事？”菲姆疑惑地反问，“这战事毕竟是发生在1775年，距今已经一百七十五年了，博士今年几岁？”

“不错，安那戴尔博士没有那么老，但他今年也已一百零四岁了。当他十二岁时，从当时参与战争的一位幸存者那里听到不少故事。那位幸存者当年就是最老最老的老人。想想看，如今还能有多少机缘，可以听到那珍贵的历史事实？安那戴尔博士答应为我们主婚，这使我多么激动。他第一次主持婚礼，是为我曾祖父、祖母的结婚举行的。当时，他刚从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是一位年轻的牧师，距今差不多八十五年了。现在，他还为我们家族主持婚礼，真是难能可贵；不过，这于他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太好了。这实在是奇迹！”菲姆赞赏地说，“好。我

等待着聆听这位长辈讲述战绩。我想，他应该认识一些文学家吧，比如说，拉尔夫·沃尔多·埃默逊。在十九世纪，这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他的杰作使康科德载驰誉名。你说的是吗？”

“噢，是的。他熟识埃默逊和其他一些文学家。埃默逊还是他的好朋友。索罗死得很早，安那戴尔博士不可能认识他。当时博士还很年轻，而那几位文学家都属于上辈的老人了。不过，一批文学家荟聚在这小城镇，组织了一个文学协会，这使当地居民感到自豪。现在，那些名人住的房子都对外开放，供人观瞻。如果你感兴趣，我们可以去参观。”

“当然，我很喜爱。我记得，霍桑不也曾经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

“是的。他住过那座七个三角屋顶的楼房。那楼房在康科德被称为历史的典型而存在，那是古老的、奇特的、富有真实价值的胜地。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去瞻仰。”

这时，女招待拿着账单，走近他们桌旁，问是否一切都满意。

“是的，谢谢。”菲姆说，“这咖啡很好。”

那女招待听了很高兴，“能使你们满意，这对顾客来说，是我们办了件好事。”她说，“不过，有的旅客很是刁蛮，甚至令人生疑。噢，你们遇见过么？我们店里就来了这么个人。”她唠唠嘴，指点着餐厅后的房间。

菲姆四面瞧瞧：“没有。我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哦，她在后面的房间。她说要打电话，所以我带她到那里。她进餐馆什么也没有吃，连杯咖啡也不要。”

“谁？”康尼问。

“哦，那位女士，早你们几步到达这里。”

“坐一辆绿色汽车，是吗？”菲姆忽然想起路上的遭遇。

“我猜想是的。进餐馆以后，她一直待在后面那房间。我想，她也许病了，抑或有什么心事。”

“她什么都没有喝吗？”菲姆急切问。

“没有。请相信，在前一刻，我还去问过她，她什么也不吃。看起来，她是个古怪的人；古怪极了，我正不知应该怎么办。”

“我去看看。”菲姆站起来。

他和康尼走到后面那个房间，推开门，见到墙壁安装着一台电话机。房中央有一只餐桌，桌旁绕着许多椅子。一位又黑又小的妇人，半躺半坐在其中一只椅子上。她的脸，瘦得皮包骨头。她张开嘴巴，闭着眼睛，象个死人。菲姆摸摸她的额头，那额头冰冷又潮湿；按按她的脉搏，觉得她心脏虽然跳得很慢，但很有规则。“她活着。”菲姆心里嘀咕，随即问道：

“这附近有大夫吗？”

“有。但住得比较远。”女招待答道，“我儿子很快就会来到，他在挪威学过医学。”

“你为什么不给她的茶？”菲姆诚挚建议，“也许，她是因为饥渴而晕厥了。”

女招待出去拿茶。

蓦地，这黑小的妇人动了一下，她的下巴跌到干瘪瘪的胸膛；她的手指头开始动了，兀然睁开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没有规律地眨着。

“你没事吧？”菲姆问。

这妇人浑身颤抖起来，喉咙含糊不清地咕噜着。随即喘着粗气，从椅子上蹦跳起来，睁大眼睛，环视整个房间，嘶声叫喊道：

“南丁格尔！南丁格尔！”

接着，她用手指狠狠揉着眼睛，象猴子，只一刹那，便疯狂地冲过餐馆所有的人，跑了出去。随即，人们听见汽车发动机紧急地鸣响，狂怒般的咆哮声，震荡着疲乏的大地，仿佛一阵飓风猛然袭击周围的一切。没等到喧嚣声消失，那绿色的小车，已驶向远方了。

旅客们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好了。”康尼吐出长长的一口气。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女招待问。

“谁知道！”菲姆随声答道，“算了吧，别再埋怨这些。毕竟，她没有诈骗过你。她确实没有吃过你什么东西而不付钱，可不是？”直到现在，这些骚扰引起的忧烦，远远超过他原先所设想的。在他即将举行婚礼的欢快时日，他不愿纠缠在这些意外的、令人不快的偶然事件，他不喜欢那种冲动的场面。

菲姆结算账单付款。康尼给卡蒂婶婶打了电话，说明迟到的原因。

“卡蒂婶婶邀请了一些朋友和我们共进午餐。”打过电话，康尼报告道，“我劝她别这样。他们已经等了好一会，但最后还是先开饭。当然，她知道这雾的厉害，不过，她希望我们尽快赶去，但开车要小心，亲爱的。他们期待我们共进晚餐。”